

景颇图画文字初步研究

刘悦

(上海师范大学 中国语言文学博士后流动站, 上海 200234)

(摘要) 景颇族的原始图画文字能够记录简单的语言, 文字结构方式以象形和会意为主。景颇图画文字载体多样, 早期文字的属性特征明显, 对探索文字的起源极具价值。

(关键词) 景颇族; 文字; 图画文字

(中图分类号) H2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8575 (2014) 01-0167-05

景颇族是一个跨境而居的民族, 在我国主要分布在云南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景颇族历史悠久, 在唐代被称为“寻传”, 到元、明时期被称为“峨昌”。通常认为景颇族是从青藏高原迁徙而来, 是氏羌人的后裔。由于交通闭塞, 对外交往少, 在解放前景颇族还处于刀耕火种的原始社会阶段。景颇族现在主要使用的两套拼音文字, 都是后起的文字。民族研究中一直认为景颇族是没有本民族传统文字的, 而近些年刊布的调查资料表明, 景颇族并非没有自己的文字, 景颇族的图画文字一直存在于生产生活的很多方面, 尤其是在宗教活动中, 只不过因其停滞于文字的萌芽状态, 人们大多没有留意到它的文字属性。

一、景颇图画文字概述

景颇族有关于本民族文字的传说: 在很久以前, 景颇族的先民也曾创造过文字, 先民们把本民族的历史、文化都记写在兽皮上。后来在南迁途中, 所有的食物都吃完了, 在没有办法解决饥

饿的情况下, 他们就把写有文字的兽皮当粮食煮着吃掉了, 因此景颇族就失去了自己的民族文字。之后, 景颇族主要靠口头来传承本民族的历史和文化。

景颇人认为自然界的万物皆有神灵, 景颇人在进行狩猎、农耕、婚丧嫁娶等时, 都要祭鬼神求荫庇。在这些原始祭奠仪式中, 他们会在目瑙、鬼桩、伦光等上使用很多的图画文字。景颇图画文字的书写方式主要是以竹篾为笔, 蘸着猪牛血、木炭、石灰、赤铁矿石粉等自然颜料来涂写, 以红、白、黑三色为主。颜色的使用与书写的内容有关, 红色代表着喜庆, 黑色代表着阴界和死亡, 白色代表着阳界和生命。景颇图画文字所反映的内容多是讲述本民族的历史或是记录农耕、祭祀、婚娶等活动, 是景颇先民自然崇拜、图腾崇拜、原始思维、原始宗教的真实反映。景颇图画文字多是由年长的祭司在占卜、祭祀活动中或在目瑙节等盛大的节日时才使用, 日常生活中一般不会随意书写。

(收稿日期) 2013-09-12

(作者简介) 刘悦(1973-), 女, 江苏徐州人, 上海师范大学博士后, 淄博师专副教授, 研究方向为少数民族古文字。

(基金项目) 本文系教育部重大项目“中华民族早期文字资料库与《中华民族早期文字同义对照字典》”(项目编号: 11JJD740015)、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汉字与南方民族古文字关系研究”(项目编号: 10BYY049)、国家社科重点项目“‘世界记忆遗产’东巴文字研究体系数字化国际共享平台建设研究”(项目编号: 12AZD119)、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特别资助项目“纳西东巴经书新见字整理与研究”(项目编号: 2012T50425)研究成果之一。

目前,对景颇图画文字最全面的调查和整理见于石锐教授的《景颇族原始图画文字译注》^[1]一书。该书收录了书写在目瑙柱、鬼桩、山官房屋、灵堂、丧葬伦光等多种载体上的文字,并依据载体的不同进行了分类和命名。尽管文字的载体多样,但文字的意义和用法不变,我们把这些文字统称为“景颇图画文字”。此外,书中还收录了关于绿叶表意、竹筒表意和占卜竹丝表意的图示,虽然表达的义项非常丰富,但还是处于实物表意状态,因而不能视为文字。经整理,该书共收录了251个图画文字(不计异体字和字组),涉及内容包括天文、地理、植物、动物、人事、宗教等诸多方面。

二、景颇图画文字的属性

早期文字多是由图画演变而来,由图画到文字是一个渐变的过程,在这个演变过程中图画和文字间的界线是模糊的。所以在研究早期文字的属性时,很难把图画和文字截然分开,比较可行的做法是研究在这一演变过程中,某种图画文字已经具备的文字性质有哪些,还保留的图画属性有哪些,再通过与其他早期文字的比较,来判断这种图画文字在由图画到文字的发展中所处的阶段。下面我们按照这一思路对景颇图画文字的属性进行分析。

(一) 景颇图画文字的文字属性

景颇图画文字所具有的文字属性可以从以下几方面来判定。

1. 景颇图画文字是一种约定俗成的符号。景颇图画文字主要使用于景颇族的祭司董萨和斋瓦中,中国境外与景颇同族的克钦人的祭司也能够识别和使用。景颇图画文字最初主要用于记录宗教内部的事物,随着景颇宗教的发展和传承,这些文字也在约定中逐步地产生和丰富。景颇图画文字的载体很多,这些不同的载体往往代表着不同的书写主题。如“日”字使用率很高,𠄎(见于目瑙)、𠄎(见于官庙)、𠄎(见于山官房屋)、𠄎(见于景颇习惯法——通德拉)。这些出现于不同载体上的“日”字,字形相似,可见其写法已经比较固定。再看其他民族早期文字中“日”字的写法:𠄎(水族的水文)、𠄎(纳西东巴文)、𠄎(埃及圣书字)、𠄎(早期苏美尔文)。可以看出即便同是表示太阳,同是象形

方法造字,各自源文字间也会有差异。所以景颇图画文字中“日”字的相同写法不是偶然的,而是在约定俗成中形成的。

2. 景颇图画文字能够记录语言。从我们整理出的景颇图画文字和字组可以看出景颇图画文字尽管记载了不同层次的语言单位,但都有固定的音读意义。同一个文字在不同的载体和题材中出现时,记录的是相同的词,说明文字和所记录的语言间已形成了稳固的关系。有些字记录的词义有着特定的内涵,如𠄎(赶雀)常用于表示祈愿丰收的语句中,因雀会吃掉谷子,吓走谷魂。

3. 景颇图画文字的排列有一定的顺序。景颇图画文字一般是按照叙事的顺序来书写。书写在不同载体上的文字,有些是横向排列,有些是集中在一个区域记录一段内容,区域之间会用线条隔开,如同东巴经书中的分隔线。伊斯特林曾指出“大部分无可怀疑的图画文字文物的最重要的外部特点是:它们不是一个个单独的孤立的图形,而是一组一组复杂的叙事性的图形,或者是一套一套彼此顺序相联的图画,就像连环画故事一样。”^[2]

4. 景颇图画文字有一套基本的结构方式。景颇图画文字中已有象形、指事、会意的造字方法,尤以象形和会意为主。

景颇图画文字中的象形字,如𠄎(虎)、𠄎(南瓜)。

景颇图画文字中的会意字,如𠄎(骑),从人从马;𠄎(盖房子),从众人从房屋;𠄎(煮饭),从人从锅从火。某些字作为部件参与构字时写法统一,如表示“人”时,基本是画一侧面的人形来表示,如𠄎(背谷)、𠄎(禁止)、𠄎(通知)、𠄎(织布)。

景颇图画文字中的指事字,如𠄎(上)、𠄎(下),除去羡文成分后即𠄎、𠄎,颇似汉字“上”、“下”的造字理据。𠄎(天地之间)、𠄎(天地相连)是在天地间加一横线或曲线示意。

此外,景颇图画文字中还可见一些特殊的造字方法。如𠄎(白天)是日大月小,日上月下;𠄎(夜晚)是月大日小,月上日下,这是以文字间的位置关系和大小来表意。还有通过放大的手法,突出要强调的部分,致使图像不合乎正常比例,如𠄎(割谷子)、𠄎(薅草),这两个

字中谷子和草都比人的图像还要大。

5. 景颇图画文字可以重复使用。景颇图画文字不仅可以在不同的题材中、不同的载体上重复使用,还可以与其他字组合使用。如𐌰𐌵 (一节牛角)、𐌰𐌶 (一节空心树)、𐌰𐌷 (一天的日子)中都使用了量词𐌰 (节)。又如𐌰𐌸 (雌)、𐌰𐌹 (雄)可以单用,还可以用于𐌰𐌺𐌻 (雌性犀鸟)、𐌰𐌻𐌼 (雄性犀鸟)。

(二) 景颇图画文字的原始属性

景颇图画文字初步具备了文字的性质,但它脱胎于图画未久,还有很多图画的痕迹,是一种非常原始的文字,具体表现在:

1. 从结构方式上来看,景颇图画文字多象形字和会意字。在我们整理出的251个字中,有象形字133个,会意字83个,指事字32个,假借字3个,没有形声字。异构字不多,异写字较多。象形字和会意字占到了86%,这表明景颇图画文字当主要渊源于原始图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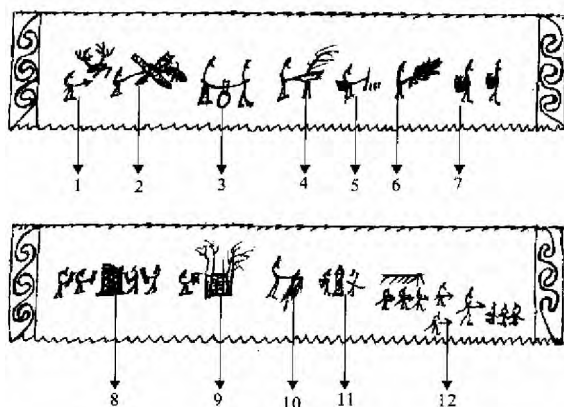
2. 从景颇图画文字所记录的词性来看,这251个字记录的名词有176个,动词73个,形容词1个,量词1个。所记录的词多为名词,名词中又以记录具体实物的词最多,抽象概念少。由词性可以看出,景颇图画文字是不可能完整记录语言的。

3. 从符号体态来看,景颇图画文字还保留着浓厚的图画特征。如一些象形字不仅勾勒其物,而且还对其本身或相关内容进行细致摹画。如𐌰𐌵 (山)、𐌰𐌶 (果子)、𐌰𐌷 (鸡)。有些象形字,独体象形已经能够表意,但有时还会加上烘托和陪衬。如𐌰𐌸 (日)还画了一座山。有些文字中还有涂实的现象。如𐌰𐌹 (日)、𐌰𐌺 (月)、𐌰𐌻 (星)、𐌰𐌼 (黑白)、𐌰𐌽 (真灵鸟)、𐌰𐌾 (长刀,刀柄涂实)。此外,美文现象也多见。美文又被称为饰文、饰笔。如𐌰𐌿 (月亮)、𐌰𐌺𐌻 (星星),方框和点都不表意,只起装饰点缀的作用。这种装饰性的表达是图画手法在文字中的子遗。

(三) 景颇图画文字所处的发展阶段

景颇族首领名为山官,下图是景颇山官房屋上的文字,记述了山官的特权和人们对山官应尽的义务。

1. [ʃan³¹ kap³³] 打猎 2. [khiŋ³³ ka³³ laŋ³³ nat⁵⁵ tʃo³³] 杀牛祭献 3. [niŋ³¹ kon³³ ma³¹ kji³³ sa³³] 送官腿 4. [ji⁵⁵ khiŋ³³] 砍地 5. [mam³³ tiŋ³³]



播种 6. [mam³¹ tan³³] 割谷子 7. [niŋ³¹ kon³³ mam³³ sa³¹] 送官谷 8. [ma³¹ tai³³ tʃo³³ ma³¹ nau³³] 祭祀天神木代目瑙 9. [niŋ³³ ʃaŋ³³] 能尚 10. [ʃa³¹ na³³] 通知 11. [tu³¹ sa³³] 来到 12. [ma³¹ tʃan³¹] 战争^{[1] (P.131)}

这段文字是辖区百姓对山官应尽义务的法令条文。如最后三个字“通知”、“来到”、“战争”是指收到皮肉条的人就是接到战斗的通知,要准时到指定的地点参加战争。上图中的文字能够清楚地记录百姓应尽的义务,但可以看出这些文字还不能够完整地记录语言,这在早期文字中是普遍现象。如尔苏沙巴文的记词率约为22%,常见东巴经书的记词率是40%,记词率都不高。^[3]有人认为景颇图画文字是起提示作用的图画,这是从功用角度对景颇图画文字的认定。提示作用是语段文字的共性,它与景颇图画文字的文字属性是不悖的。纳西族的东巴文字、北美印第安文字也是这样的特征,不能够完整记录语言,但大家都不再把它看作图画,因为这些文字已经重在记言记事,文字已经可以自由组合并重复使用。

景颇图画文字类似于纳西族的东巴文,汪宁生在《从原始记事到文字发明》中也举了景颇图画记事的例子,他指出“景颇鬼桩上的一个个孤立图形,对景颇人来说就是一篇祷祝文”,并把这种记事图画视为与纳西族东巴文处于相同的文字原始状态。^[4]其实,景颇图画文字是比东巴文还要原始的文字。东巴文渊源于东巴木牌画,景颇图画文字可以说是处于东巴木牌画和东巴文之间的发展状态。

此外,我们还注意到景颇图画文字的书写大多不是纯然的文字状态,常夹杂着图画,如目瑙柱上的很多装饰性图案。与之发展阶段相近的他

留文和坡芽歌书的书写均已呈线性排列且没有画面的纷扰,从这个角度来看,景颇图画文字比他留文、坡芽歌书更为古老和原始。

三、景颇图画文字对早期文字研究的启示

(一) 实物表意对文字发生的影响

实物表意是我们探寻民族原始思维的一条途径,从中可以探查文字的可能产生途径。景颇族的生活中直到现在都保留着丰富的实物表意习俗,其中景颇族的植物信是物件记事的发达形式。景颇族很多植物都代表着特定的意义,如蕨菜代表着想见到你,槟榔代表着能够实现,能星扎西果代表着订婚彩礼,芭蕉叶代表着等待。如果把这些植物按照顺序包好或串起来送给对方,就是一封求爱信。实物表意和文字一样都是以视觉符号的形式进入大脑,转化为声音符号,且都是在一定范畴的人群中约定俗成的,实物记事为文字的产生奠定了思维模式。

在景颇族中还延续着一种古老的占卜方式——爆竹占卜。爆竹占卜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至今仍在使使用。占卜时,祭司把事先准备好的卦竹放在火上烤,同时念卦词,卦竹经火烤会炸裂,炸裂的部位会出现各种形态的竹丝,祭司根据竹丝的形态解释卦象。卦竹的竹丝类似于甲骨的卜兆,不同的是能够表意的占卜竹丝的形态与景颇图画文字的形态是极为相似的。石锐先生收集了部分竹丝表意的示意图:表示彩虹、表示煮饭、表示播种,这和景颇目瑙上的文字 (彩虹)、 (煮饭)、 (播种) 的形态相似,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占卜竹丝的形态具有很大的自然随意性,占卜者出于和阅读文字类似的思维来看待这些形态各异的竹丝,并进而释义。据石锐先生统计,景颇祭司意念中的占卜竹丝的形态有一千多种,这比我们目前可见到的景颇图画文字要多出很多。其间暗藏着两种可能:一是景颇图画文字若正常发展下去,会有大量与这种竹丝表意形态相近的文字出现;二是早期的景颇图画文字可能也已经有千字以上,只是现在已无从见到。

(二) 景颇图画文字中记数字未广泛使用的原因

通常,数字是各民族文字中出现比较早的一

批文字,但在石锐先生收录的景颇图画文字中未见到表数字的文字。我们查看其他材料,发现景颇图画文字并非没有数字。赵学先先生在《景颇族从物语到文字的发展》^[5]一文中介绍了一种景颇族的文字——别当文。别当文是古代景颇人把占卜的时间、原因、应验等书写在牛皮上或刻在兽骨、人头盖骨上的一种原始文字。别当文也是祭祀占卜文字,从字形上来看,与景颇图画文字当是一个体系。在这种文字中我们看到了记数字:● (单)、●● (双)、●●● (三)、●●●● (四)、●●●●● (五)。此外,在景颇祭司的法器上也可见到与之相似的●●●●●等符号。这表明景颇族已有自己简单的记数字,但这些记数字的使用并不普遍。

景颇族对于简单的数字,常用单数、双数或几个单数、双数来表示,若超过30,一般就说“很多很多”这样的模糊概念。在景颇族的宗教记录中,即使出现确切的数字,有些时候也是泛指。如 (绳索),读为10□长的绳或20□长的索,“10”和“20”在这里不是确指,只是用来表示很长,“□”是民间计量单位。而有些数词则是以更为直观的方法表现出来,如 (九兄弟),没有使用数字而是依次画出九个人形。又如以 (鲜花和小鸟)表示第一季度,以 (螃蟹引出水)表示第二季度,以 (果实成熟)表示第三季度,以 (祭献)表示第四季度。

景颇族刻木、结绳、实物记事与图画文字并用,而这些手段都可以用来记数。景颇族男人出行,会在木头上刻横道来记录自己出门的天数。景颇族实物记数也很普遍,如不说50斤的谷子,而说一个背篓的谷子。景颇族在解决纠纷时,双方手持玉米粒,每讲出一个理由,就在自己身边放一粒,最后以玉米粒多者为胜。多样的原始记数方法导致了景颇图画文字中记数字使用率的减少,从中可以看出文字的产生与民族思维习惯、生活方式密切相关。

(三) 早期文字研究线索的发现

汉字中大量早期文字的留存得益于刻写在金石、甲骨等坚固的材质上,而其他民族的早期文字未必能够如此幸运地保存下来,所以早期文字的研究应当多角度地寻觅线索。

早期文字往往与宗教活动密切相关,代代相传的占卜法器上的符号,一次次重制的宗教仪式

上的纹绘，都是早期文字有可能的保存途径，如景颇族宗教活动中目瑙柱上的彩绘和跳“圣斋”舞时的纹身图案。民族传统的织锦上的图案也是类似的保存文字的重要途径。景颇谚语说“筒裙上织着天下的事，那是祖先写下的字。”景颇族的很多编织图案与文字的结构非常相似。如纺织图案 (天)、 (地)、

(圣书)与目瑙柱上的文字 (天)、 (地)、 (圣书)基本一致。

民族的历史传说、传统习俗与文字的产生和发展也有着密切关系。如景颇图画文字 (找水)，对应着景颇族先民抗旱的传说； (禁止)对应着景颇族禁止骑马进入山寨的习俗； (刀耕火种)是景颇族长期使用的耕作方式。景颇族的传统文化是这些文字产生和应用的基壤。

文字的研究需要大量的文字资料相佐证，而早期文字往往因历史太过久远而踪迹难觅。我们

要想在蛛丝马迹中去回溯文字的滥觞，那些未发展成熟即遭遗弃的文字雏形，那些现在看来仅聊以充当纹饰的符号，就不应当被舍弃。它们尽管不具备成熟的文字属性，但对文字起源的研究来说却有着重要意义。

四、结语

相对于其他早期文字，景颇图画文字有着更多的领域有待深入研究。如对景颇图画文字总体数量的调查，对文字记音状况的调查，对文字与非文字关系的分析等。当前，在外来文化的冲击下，景颇族目瑙等载体上记写下来的文字越来越简单，懂得景颇族历史、宗教的祭司也越来越少。与之同族的缅甸的克钦人，尽管人口有一百多万，但传统文化的保存也不尽如人意。对景颇图画文字的搜集与整理是一项迫在眉睫的任务，期待能有更多的学者关注和参与到景颇图画文字的整理与研究中。

(参考文献)

- (1) 石锐. 景颇族原始图画文字译注 [M]. 昆明: 云南美术出版社, 2007.
- (2) 伊斯特林. 文字的产生和发展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7: 57.
- (3) 王元鹿. 普通文字学 [M]. 贵阳: 贵州人民出版社, 1996: 113.
- (4) 汪宁生. 从原始记事到文字发明 [J]. 考古学报, 1981, (1).
- (5) 赵学先. 景颇族从物语到文字的发展 [J]. 云南民族学院学报, 1994, (3).

A Preliminary Study on Jingpo Pictographic Writing

LIU Yue

(Postdoctoral Research Station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34)

[Abstract] The primitive pictographic writing of Jingpo ethnic minority belonged to early writing with characteristics of written language. It is of great value in the study of the origin of writing because of its large number and a great variety of character forms as well as its distinct characteristics of early writing.

[Key words] Jingpo ethnic minority; pictographic writing; early writing

(责任编辑 宝玉柱)